



莫言

司令的女人

● 收获精品系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司令的女人

莫言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司令的女人 / 莫言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10

(金收获丛书)

ISBN 7-222-03582-6

I. 司… II. 莫…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7558 号

全收获丛书 HARVEST

司令的女人 莫言著

责任编辑 / 瞿洪斌 海惠

封面设计 / 李筱

策 划 / 上海收获时代文化有限公司

出 版 者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 650034

印 刷 厂 /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装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9.75

字 数 / 20.1 万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 /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7-222-03582-6

定 价 / 20.00 元

自序

首先要说,《收获》经过几代人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在作者和读者心中赢得了尊敬。其次要说,作为一个作者,对《收获》的敬业精神和严谨的作风,我满怀敬佩和感动。

《球状闪电》是我 1984 年冬天的作品,当时我在军艺文学系学习,写完了《透明的红萝卜》之后紧接着写了这部中篇。《收获》在我的心目中,是高不可攀的殿堂。我把这部自己也不知道好坏的作品托我的一个同学带去,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心中甚至有些忐忑不安。但寒假过后,我的同学带回了消息,说李小林看了稿子,尽管她感到还有些不满意(她认为我还应该写到更好),但还是决定用。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心中的兴奋是难以言表的。那个时候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成名比现在似乎要容易些,一个无名的作者,如果能在《收获》这样的刊物上发表一部中篇,就会给读者和文坛中人留下印象,甚至可以借此成名。

1986 年冬天,我写完了《红蝗》,再次寄给《收获》。李小林老

师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她并没有具体地提什么意见,她只是抄了一段话给我(我忘记了是哪个外国作家的话),大意是说,一个人只有在冷静的、心平气和的状态下,才能听到上帝的声音。这段话对我的触动很大。那时候我正在高密东北乡休寒假,在乡供销社一个有炉子的房间里写作。我反复地读那段话,努力地使自己冷静下来,然后修改作品。但由于作品通篇洋溢着那样一种愤世的情绪,要脱胎换骨地修改很不容易,只是做了一些局部的改动就寄回去了。李小林老师回信说,稿子就这样发了,但是希望我在今后的创作中,能够聆听到上帝的声音。《红蝗》发表之后,受到了很多批评,尽管有一些批评意见我不能完全接受,但我确实认识到了这部作品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一些世俗的烦恼,使我的心胸变得狭隘,因之也使这部作品充满了嘈杂的声音。《红蝗》因为后来收入了《食草家族》变成了这部长篇的一个部分,因此这次结集就不再收入。但是我必须提到这部作品,因为这部作品,我领悟到了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从自己的心狱里尽力地跳出去,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想得更深些。也因为这部作品,使我感到《收获》是我的良师益友。

《红蝗》发表于《收获》1987年第3期,之后十年间,我一直没在《收获》发表作品。其原因一个是我写得比较少,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感到没有写出满意的作品值得往《收获》寄。

到了1998年,我开始往《收获》寄稿子。我依然觉得写得不满意,依然没有胆量往《收获》投稿,只是在《收获》的编辑们的约稿下才敢一试。他们大概是要鼓励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我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野骡子》、《师傅愈来愈幽默》、《司令


的女人》四部中篇。《收获》的肖元敏肖老师、程永新程老师、廖增湖廖老师，都给我很大的帮助，他们提了很多非常具体的修改意见，使这四部作品增色不少。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发自内心地佩服他们。能为《收获》写稿子确实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又是好几年没有在《收获》发表作品了，原因还是那两条，一是我写得很少，二是我感到没有写出满意的作品值得往《收获》寄。

这算什么？但也只能这样了。幸好是为了自己的作品集写的“序”或者是“前言”，无论好坏，都是木匠戴枷了。

2002年8月18日夜

1	自序
1	球状闪电
82	师傅愈来愈幽默
128	野骡子
184	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
236	司令的女人


□目 录

球状闪电

—

天山畜牧机械制造厂——欸拉拉——ATF 型饲料粉碎机——欸拉拉——小巧灵便，耗能小效率高适用于小型养殖场本厂地址在——欸拉拉拉欸拉拉。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着的商品信息不断被雷电干扰打断。他烦恼地摇摇头，把袖珍记事簿装进口袋，关掉疯狂的收音机，身体调整了一下，更舒适地仰在尼龙布睡椅上。他坐在一所平顶建筑宽敞的前廊里，面前对着深绿色模压塑料瓦檐下飞泻而下的雨水。头顶上的瓦片被急雨抽打得一片欢腾，齐声噪叫。他的视线从檐水的缝隙里懒洋洋地射出去，急雨在天地间编织着一张银灰色的巨网，风吹雨丝，如同网在水上漂。在风雨的网中，滑过来一个似人非人似鸟非鸟的怪物。他伸着褐色的细长脖颈，凸着滚珠般的喉结，一层水珠立在脸上，像凝结了的

胶水。他的脚搅着葱茏的绿草地，碰落草上的水珠，留下深刻的痕迹。——老东西，你还没死？他骂了一声。大雨天你也不安生。告你说，蜕下你那些乱毛吧，想上天？好好生产多赚钱去坐飞机么！——他无聊地跟老东西说着话，老东西管自蹒跚着，连眼珠都不倾斜过来。雨变得时疏时密，地上升腾起雾气，雨丝射进雾瘴，便消逝得无影无踪。老东西一边走一边像落汤鸡一样抖搂羽毛，把水珠甩得四处飞迸。正南方不时有血红色的闪电撕开铅灰色的云层，闪电像一棵棵落尽叶子的树，有时也像吐着信子乱窜的蛇，有时还像一串串珍珠项链。闪电过，他看到老东西走到白杨树下，索索抖着，仰起脸来往树冠上望，看样子似乎要爬树，双腿之间，却哗哗地喷出尿来。他厌恶地转移视线，满眼里充斥进颤抖的闪电。闪电距离不等，他倾听着空气急剧膨胀的声音，计算着闪电的远近，消磨着寂寞的时辰。他的目光一直在瞭望着那条从草甸子里爬出来的小路。现在小路是褐色的，他只能看到短短的一截，路的其它部分隐没在迷蒙的雾气里。如果她现在回来，她头上的火光一定会驱开路上的迷雾，他暗暗地想着她。闪电继续撕扯着云片，冲击着空气，制造着壮美的景色。辽阔的草甸子像一幅巨大的水墨画，绿色的草皮在闪电下急剧地变幻色调。有时，悬在低空的雾气被风吹出洞罅，如同嶙峋的怪石。从雾的眼里，他看到了草甸子中央那个夸张的池塘——精巧的湖泊——其实这是一块洼地，长年积水，鱼虾蕃多，还有螃蟹青蛙癞蛤蟆，蜻蜓幼虫青草蛇。芦苇、蒲草从四面八方把洼地围起来。测绘大队的绘图员坐在直升飞机上看着这块洼地，说它像草甸子的一只眼睛，眼睛周围生满了绿色的睫毛。当地人把这块洼地叫“洼子”。他的爹曾经对他说过：蝮

蝻，到洼子里割芦苇去吧，卖点钱，你自己手里也活泛点。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讨厌别人称呼自己的乳名“蝻蝻”，连爹娘也不例外。他也讨厌这块积水的洼地。这都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时他跟现在不一样。他的目光亲切地抚摸着忽隐忽现的草地，芦苇圈成的高墙挡住了他的视线，使他无法看到洼子里晶亮的水。她说：这是一个很美的小湖泊，简直像一个梦！我们就叫它梦湖吧。她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尽管他熟知这句名言，但从她嘴里听到这句话，还是如闻天籁，如悟禅机，如醍醐灌顶。笼罩草地的雾动荡游移，颜色如同澳大利亚奶牛吃了中国饲料后分泌出的奶水，白中透着浅蓝。杂花盛开的草地和亭亭如竹的芦苇在雾中忽隐忽现。很遗憾，看不到梦湖里的水和水上白莲花，他想。但思想是自由的，它生着无法折断的翅膀。于是他扇动翅膀飞到雨云中，强有力的空气涡流上下颠簸着他、冰冷的雨丝和黄豆大小的冰雹抽打着他的翅膀。雨水落在他翠绿色的羽毛上，如同落在濡不湿的荷叶上。他鸟瞰着梦湖，湖上开放着花朵般的白雾。他逐渐降低高度，感到雾气像水一样托住了他。他耳边清晰地传来雨点敲破湖面的声音、雨点撩逗芦苇的声音和鱼儿跃出水面的声音，嗅到了湖水的微腥和植物的清新气息……

爸爸！一个五岁的女孩手持一支玩具冲锋枪从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里跑出来，乳白色的房门在女孩身后自动合起来。在这一瞬间，走廊里就溢满了卧房的温馨气息。爸爸，女孩把冲锋枪抵到他的腰间，高声喊着。他闭着眼睛，鼻子里发出轻微的鼾声。蝻蝻！女孩把冲锋枪移到他的肚子上，用力戳了一下。蝻蝻！爸爸！女孩嘶着嗓子叫。他猛然惊醒，唇边似乎还留着芦苇的清香。你

这个小蚰蚰！他弯腰把女孩抱起来，女孩骑在他的腿上。捣什么乱？爸爸好不容易才睡着。你的铁臂阿童木看完了吗？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呢？木偶匹诺曹？孙猴子猪八戒？都看完了？那就等着吧，等猫眼阿姨从县里回来。她不是说好了要给你买连环画吗？别胡搅了，爸爸肚子里的故事早被你淘光了。爸爸坐在这儿看雨呢。是的是的，她今天一定回来。爸爸比你还着急。对，爸爸下星期去农科院找张爷爷。你跟着猫眼阿姨去睡。想找你妈妈吗？好好好，别哭，不去，我们不去……

爸爸，你给我学蝓蝓叫。女孩命令道。那你要先学蚰蚰叫。他讨价还价地说。你先叫。你先叫。咱俩一起叫。好，一起叫。他撅起嘴，女孩绷紧唇，走廊里响起“吱吱吱”“嚙嚙嚙”的响声。走廊外边有十几株茁壮的向日葵，向日葵肥硕的叶子背面，有一只翠绿的昆虫，抖动着触须，谛听着走廊里的叫声。廊檐的滴水越来越细小，瓦上的雨声也越来越单薄，草甸子里响起一阵阵青草拔节的声音。急雨的间隙里，天色愈加晦暗，灰白色的云团从南边缓慢地涌过来，青草尖儿，树叶片儿，仿佛预感到灾难，战战栗栗地抖着，也许它们没有抖，而是人的感觉在抖。“喀喇喇”——忽然在头顶上亮了灼目的闪电响了短促的雷声。爸爸！女孩惊叫一声扎到了他的怀里。蚰蚰，别怕。快抬起头来看，看那枝状闪电。他的话音未落，又一个焦雷炸响了。女孩把脑袋埋在他的胳肢窝里，不敢抬起来。胆小鬼！你还想当政治家、铁女人，被小小雷电吓成这样。他捏着女孩的鼻子，硬把她的脸转到外边，让她看着一个连一个的闪电。女孩的耳朵里嗡嗡响，爸爸的话她一句也听不见。她睁大眼睛，望着廊外那棵高大挺拔的白杨树。奶奶说过，这棵白杨树和

爸爸同岁，可是它比爸爸高多了。树上有三个喜鹊窝，喜鹊妈妈正在喂养小喜鹊。她曾经苦苦哀求爸爸，让他上树掏一只小喜鹊，可爸爸总是不答应。后来，猫眼阿姨给她买了一只铁皮花喜鹊，上足了发条能像青蛙一样乱蹦跶。闪电越来越密集。女孩看到眼前火光闪闪，一条条贼亮的火绳子在白杨树上穿来穿去，喜鹊巢里着了火，几只小喜鹊像落叶一样飘下来。女孩叫了一声。火光火绳忽然消逝了。白杨树枝叶间乱蓬蓬地飞着喜鹊。爸爸！女孩叫。小喜鹊！几只小喜鹊在树下扑楞着，雨水很快就打湿了它们未扎全的羽毛，它们全身滚满了泥巴。女孩使劲挣扎着，想挣脱爸爸的手，但爸爸把她搂得很紧。这时，又一团火光把黑色的白杨树照亮，油亮的白杨树叶像枫叶一样鲜红。火光陡然拉成一条垂直的金线，从树梢贴着树干一直到地，五个乒乓球大小的黄色火球沿着金线上下飞动，犹如五个互相追逐着的小动物。几秒钟后，小火球猛然聚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黄中透着绿的大火球，从树上滚下来。火球约有儿童足球那么大，非常轻巧灵活，像实心的又像空心的，一边滚动，一边还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他听到身后牛棚里的奶牛沉闷地叫了一声，蓦然一惊，脱口喊出：球状闪电！他的双手下意识地松开了，女孩一个滚到地，爬起来去追赶那个在走廊前滚来滚去的火球。火球作着复杂的运动，逗得女孩也作出各种复杂的动作。他双眼直直地看着火球和女儿，像看着两个小精灵在跳舞。就这样持续了大约有二十秒钟，火球稳稳地落在地上。女孩跑上去，飞踢一脚。射门！她喊。火球应声而起，擦着他的耳边飞过去，穿过墙壁进入牛棚。没等他站起来，就听到脑后一声巨响。他似乎听到了奶牛们像墙壁一样倒下去，鼻子里嗅到一股浓

烈的火药味，身体轻飘飘地离开了地面……

二

他感到自己像一片羽毛一样飘起来，四肢拨弄空气，好似在湖水中仰泳。周身血脉舒畅，心脏平稳跳动，思绪如梦非梦。他面朝着天，头顶上的头发像马鬃一样低垂下去，明净平滑的额头上落上不少雨珠，又顺着两侧太阳穴嘟噜噜地滚下去。头发上油光闪闪，同样沾不住水珠。含水很多的灰雨云从他的面孔上飞快地向北运动着，雨水把云坠得像只“囊里浪当”的大口袋，憋不住的水流淅淅沥沥地流下来。他恍然想出了一个妥贴的比喻来形容这雨云：它就像一个憋了一膀胱尿的男孩子，在匆匆忙忙地向厕所跑，那种沉重感，那种慌乱感，都是绝对地准确和相似。我可是知道这种滋味的难熬。脑子里负责言语的枢纽指令发声器官喊话，发声器官不听指挥，这个信号只好无可奈何地反馈回去，像一股逆流冲击着平静的溪水，于是，逝去的往事——在脑海里闪现出来……

蝻蝻。蝻蝻！他听到娘在叫着自己，猛然惊醒，立即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娘在昏黄的油灯下给他缝棉袄，爹坐在条凳上扒麻，针线穿过棉布的嗤嗤声，折断麻秆的噼叭声，细微而清晰。蝻蝻，起来尿尿。娘说。可是，他已经把尿全尿在白天刚晒干的褥子上了。

白天，娘把褥子搭在土墙上晾晒，村里一个年轻媳妇从这儿路过，捂着嘴笑个不停。蝻蝻，画得一手好地图。那个媳妇是初中生，一口牙齿用毛刷子刷得雪白，头发上别着一个蝴蝶形的塑料发

卡。他的脸臊得通红。娘却追着那年轻媳妇问：宝河屋里的，你识文解字，有没有什么偏方，帮俺蝮蝮治治尿炕的毛病。那个媳妇咬着嘴唇，狡黠地笑着。有啊，她说，大婶子，您老晚上睡觉前，找根麻绳把他的鸡头扎起来。那可不行，娘说，扎坏了怎么办？那媳妇大笑着跑了。他看了一下土墙上的褥子，果然是大圈套着小圈，像地理图也像云朵。

他躺在被窝里抽抽搭搭哭起来。又尿下啦？娘说，他爹，得想个法子给他治治，他十四岁了，转眼就该娶媳妇啦，娶了媳妇还尿炕，让人家瞧不起。爹说：等到逢集日，我带他去找找关先生，让他给抓两帖中药吃。十个男孩有八个尿炕，不是什么大毛病。

他没有想什么娶媳妇不娶媳妇的事。他想：明年就该上中学了，学校离家二十里，要住校，尿了床可就丢死人啦。他爬起来，大声说，爹，娘，快给我把病治好吧，我长大了一定孝顺你们。娘让他站到炕边上，把褥子调了一个头，让他在干褥子上重新睡下。娘给他掖好被子，安慰他说：蝮蝮，睡吧。他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知道，自己尿湿的那块褥子要靠爹和娘的体温来烘干了。这一夜，他很长时间没有睡着，脑子里想像着长大后孝顺爹娘的情景。他听到爹和娘在说着闲话。娘说：蝮蝮会是个孝顺孩子的。爹说：咱就这么一个独根子，他要不孝顺，咱还指靠谁？

……他蒙蒙眈眈地回忆着凄苦的少年时代，身体缓缓坠落在牛棚前的草地上，脑后的青草向四下里分开，青草茎叶上的银色的水珠儿纷纷落地。草地松软潮湿，散发着醋浆草的气息。他除了感到脑袋有点发晕，眼睛有点发花，别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他想爬起来，草地吸住他不松开，他只好躺着，一闭眼，竟看到无数道金

色的光线笼罩全身……

他已经躺在秋天的芦苇荡里了。正午的太阳穿过苍黄的芦苇，把一道道柔和的光线射到他的脸上，身上。空气仿佛凝固了，苇田里毫毛不动，安静犹如月球。一簇簇枯黄中透出凄惨的嫩绿的苇叶遮住部分阳光，使他能够睁大眼睛往上望。苇叶像枪刀剑戟般交叉在一起，宝蓝色的天空被它们分割成碎片。已经连续几个月不下雨，苇田里很干燥。他的身下是裂开缝隙的黑色泥土，还有半开的野草，去年的苇茬子烂成的碎片，柔软的芦花。他头枕着十指交叉的双手，眼睛里流出两滴透明的泪珠。现在，地球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在这片密匝匝的成熟的芦苇里，躺着一个不走运的失败者。他想，完了，考不进大学，一切希望都落了空。……

父亲带着我去找关先生看病。关先生家三间茅屋，几架篱笆，仿佛世外桃源。我扯着父亲的衣角，惶恐。关先生是个略微有点佝偻的老头子，脑袋亮堂堂的，双眼一只大一只小，腮上还有一个枪疤，下巴上是一部神仙一样的白胡子。他慢条斯理地为我诊脉，说病，处方。他握着一杆很大的毛笔，用着一个很大的铜墨盒，他蘸一下墨，看我一眼，写几个字。又蘸一下墨，又看我一眼，又写几个字。从他眼里射出来的光如同X光一样透彻，我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全被老人看透了。我肚脐眼下有块痣。我说。老人笑了笑，说：到院里篱笆上摘个扁豆给我喂喂蝥蝥。老人的头上方挂着一个用苇眉子精心编织成的金黄色的蝥蝥笼子，里边养着一只翠绿色的蝥蝥。我如获特赦般地逃出了先生的“X光机”。院子里有一棵枝叶婆娑的老梧桐树，树下坐着一个银发老太太，老太太面前放着一个药碾子，药碾子像一艘铁壳船，船舱里是一堆黑色的糊状

物。老太太用枯枝般的手把那些糊状物搓成一个个梧桐子大的丸子，均匀地摆在一块光滑的木板上。我感到浑身沾染了仙气，一股温热的气体从肚脐下一直上升到双肩，又沿着双肩散射到十指。老太太像架机器人一样工作着，我站在她面前足有十分钟，她的眼珠连瞥我一下都没有。我半蹲下身，说：老奶奶，扁豆。她把头慢慢地抬起来，脸上浮起一个慈祥极了的笑容，这笑容像热熨斗一样把我心里的皱纹全熨平了。扁豆。喂蝥蝥。我又说。她举起那只沾满了药泥的手，指了指西篱下。我立即奔了过去，站在一架扁豆前，鼻子里嗅着淡淡的花香，眼睛看着一穗穗紫色白色蓝色扁豆花。翻开叶子，我摘了一个遍是茸毛的嫩扁豆。坐在蒲团上的老太太又对着我慈祥极了地笑。

蝥蝥笼子已经摘下来放在桌子上。透过笼子的洞眼，我看到了这个和我同名的小昆虫。它像一块绿玉，两只咖啡色的复眼如同女人的奶头，两层翅膀，外边一层是墨绿色，里边一层是淡黄色。它还拖着一个沉重的大肚子。这是一只草蝥蝥。这种蝥蝥叫起来没有节奏，吱吱吱一声到底，好像一只知了。我认识三种蝥蝥：草蝥蝥、玉蝥蝥（身体小巧玲珑，叫声高低起伏，触须细长）、‘刮头篦子’（身体比草蝥蝥小比玉蝥蝥大，浅绿色，叫声如同用指甲刮篦子）。我算得上蝥蝥专家。老先生竟然养了这样一只蠢笨家伙。我鄙夷地盯着它，它也用那两只女人奶头一样的复眼木然地盯着我。它用两瓣黑色的大牙啃着坚硬的苇眉子，嘴里吐着绿色的唾液。我用扁豆戳着它方方正正的头。关先生用粗大的毛笔杆子敲着我圆圆的脑壳，说：崽子，把它捉走吧。这几天它没命地叫，把我的耳朵都吵聋啦。我心里想，这样的破东西送给我，我一出门就给